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五

明 茅坤 撰

昌黎文鈔十五

墓誌碣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以生平故舊志墓最悲涼可涕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

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名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

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静秀瑶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馬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唐荊川曰此歐文黄夢升張應之諸作之祖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直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沖貴顯拓拔世父惲河南温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奥美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

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歷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試書判入等補祕書正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為運佐如初宰相武公元衡之出斂南奏奪為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即詔為真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為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

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僑墓十里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没者四人其一人嘗為鄭之滎澤尉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絶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為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為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

為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君既沒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為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與君合德親戚無一退言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次曰虒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贏其躬以尚其後人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公誌李君而獨撮其服泌藥一事以為世誡亦變調也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余兄孫女婿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為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為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

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推而為火射節竅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

得水銀發且止吐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别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

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譽而諷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御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為文有氣力務出于奇以不同俗為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為笑不為

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

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腰二矢指一

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

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

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

害興利功為多拜恊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今天子修

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

年年四十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

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産四男五女男生輙即死自給事至君後再絶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巳巳後我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録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

宦不遂歸譏于時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絶而紹祭以不隳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中多虛語點綴精神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𦙍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歴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

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賓生於時公舅袁高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甞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偽疾經年舉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人

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官令守慎法寛惠不刻教誨于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盆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

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歳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為氏聖愕旋河犢引叱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

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襄陽盧丞墓誌銘

變調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于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吾胄於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為沂録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為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貞

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璀為兗之金鄉令先君没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啟葬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歷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于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諱懷仁沂諱璬

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唐荆川曰一篇俱是求文者自言更不言一事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多劖刻之音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

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閑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

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脱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絶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説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户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䟽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為賀改灃州刺史民稅出雜産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

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㷖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堦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閭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凡將作少監昔請銘于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

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惟其頎頎以世厥聲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序詩一事相感欷簡而韻折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

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為官在登封盡寫所為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饑寒死登封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已又為詩與常所来往河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留守尹為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為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為比丘尼云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奇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黄門監是為景公景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禄山城陷覆其宗贈户部尚書尚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為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

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垌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敎讀書明經第宏死垌益壯始自别為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令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

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鉦錸鋭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為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銘曰

上古愛民為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譏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

與墳

柳子厚墓誌銘

昌黎稱許子厚處尺寸斤兩不放一步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拔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

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閒元和中嘗

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
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
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没為奴婢子厚與
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
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
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
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
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

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

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施先生墓銘

誌獨詳說經及官太學本末銘亦韻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

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貸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嵎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讐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吴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昌黎文多奇崛然亦多生割處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

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
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令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
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
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
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
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横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
繩削而自合也鳴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
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

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絶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貞曜先生墓誌銘

一篇交誼之情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

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廷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蹇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惟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

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閒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内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鄴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

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徳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按孟東野是昌黎生平極厚交而其志銘處亦不妄許一字

女挐壙銘

女挐無它行獨因隨昌黎赴貶所病死而昌黎

摹寫其情悲惋可涕

女挐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廹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

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本其妻夫人泣哀之言為誌歐公誌多摹此法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

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于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于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耶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

哭弔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
祖諱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
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
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
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叅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
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
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
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

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涞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直敘須看他句法字法淘洗鼓鑄處

公諱啟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為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衋贈太尉流聲於兹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内目擩耳

染不學以能始為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為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為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擗慠絶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為舉以為容州經

畧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刼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為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户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閗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為吏亦

以門庇佐使于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泯猱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瘞硯銘

瘞硯一段光景頗奇氣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

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

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六

明 茅坤 撰

昌黎文鈔十六

哀辭祭文行狀

獨孤申叔哀辭

悲痛特甚詩之可以怨者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為而怒

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耶将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蹔寓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虖遠矣何日而忘

歐陽生哀辭

小序極工多悽愴嗚咽之旨而哀辭特爾雅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

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

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

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覲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于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于人人其德行信于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

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虖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禄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夀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

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强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

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茍譽毀于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祭田横墓文

借田横發自已一生悲感之意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

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尚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祭鱷魚文

詞嚴義正看之便足動鬼神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

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

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祭柳子厚文

昌黎誌子厚墓相知之誼似不如祭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罇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

汗顔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絶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公之奇崛戰鬭神鬼處令人神眩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嗤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凶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咷

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隷防夫舐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唫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觴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别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騾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

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遌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嘷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沅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鈎登大鮎怒頰豕狗臠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顧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别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濶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攉臣不愛南昌是斡

明條謹獄氓猺户歌用遷澧浦為人受瘧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凴棺奠不親䇿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十二郎文

通篇情意刺骨無限悽切祭文中千年絶調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没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

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别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

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摇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没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夭没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

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

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葢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

則遂亟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頴之上以待

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贈太傅董公行狀

點次情事如畫而語亦壯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

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陞為衛尉寺丞出翰林
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
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
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
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
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
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
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

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歳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歴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

太府御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材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

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絶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

掎馬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

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

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旣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旣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彦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尅三年萬榮病風昬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

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
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
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
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
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
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
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
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

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懐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

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懐有所疑輙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

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令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令公没矣人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為金紫光禄大夫勲累陞為上柱國爵累陞為隴西郡開國公娶

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溪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唐荆川曰此文叙事全是學左氏然董公文頓挫權公文調匀各一體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張德𢢽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

柳州文鈔引

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為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謂盛巳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揚雄者為多而柳州則間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泬寥柳亦千年以來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

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卷纍欷者久之再覽鈷鉧潭諸記沓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也已奇矣哉予錄書啓三十三首序傳十七首記二十八首論議辯十四首說贊雜著十八首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二十首釐爲十二卷按柳州平淮雅與鐃歌及五七言詩什於諸家中尤擅所長予校而錄之者特文也故不及歸安鹿門茅坤題

柳州本傳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閒行求養後從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絶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

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内閔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

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為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己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

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没柳州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七

明 茅坤 撰

柳州文鈔一

書

予覽子厚書由貶謫永州柳州以後大較並從司馬遷答任少卿及楊惲報孫會宗書中來故其爲書多悲愴嗚咽之旨而其辭氣環詭跌宕譬之聽

胡笳聞塞曲令人斷腸者也至其中所論文章處必本之乎道當與昌黎並驅故録其可誦者二十九首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

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隂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

文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
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
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
足下適在禁中備覩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
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
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
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
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

十七年與𬙊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

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寄許京兆孟容書

子厚最失意時最得意書可與太史公與任安書相參而氣似嗚咽蕭颯矣　予覽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及復故人書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晚年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隅數倍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

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甞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䰟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没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歳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

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兟𣄼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跡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誣訶萬端旁午搆扇盡為敵讐恊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

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禄明徳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鋭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旦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

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絶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亾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隷庸丐皆得上

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醎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

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
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
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
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其詬欲
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
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
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
因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

上客張蒼韓信伏斧躓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寛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脱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録

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因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肖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與楊京兆憑書

文不如前書而中所自為嗚咽涕洟略相似故併錄之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

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茍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

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也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

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惎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㨖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

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茍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茍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

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

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

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

眊眊然騷擾内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廹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危傷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黙棄皆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

入苟馬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禀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禄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

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甞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

與蕭翰林俛書

一悲一笑令人破涕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

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秩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輦坐益困辱萬罪横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

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瘮懔毛髪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噑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

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

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収召䰟魄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歌謡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宫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凡一

言馬宗元再拜

與顧十郎書

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然亦愰朗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喣喣趄趄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

滅飈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頼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

戚門生光寵不意琭琭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扼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

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與裴塤書

亦自悲楚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

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譸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彸乜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

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徽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甍然不遷者何耶十二丸宜當更

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七